

金喉程

馬允倫改寫



目 次

一	遇赦回老家	1
二	結交尤俊達	6
三	合伙劫王楨	13
四	聚義賈柳店	18
五	三斧定瓦崗	25
六	登位稱魔王	31
七	私放呼雷豹	35
八	斧劈老君堂	40
九	攔路奪糧草	45
十	帶病戰王龍	53
十一	奉命做媒人	59
十二	怒拆昇仙閣	66
十三	協力殺奸王	73

一 遇赦回老家

隋朝时候，山东济南府出了一位好汉，此人姓程名咬金，表字知節，乳名一郎，出生在一个穷苦人的家里。父親程有德，早就死了；母親莫氏，平日替別人做些針綫活，勉強維持生計。不料程咬金十二歲那年，濟南一帶發生災荒，生計更難維持，母子二人便逃荒到了歷城縣的斑鳩鎮。

程咬金長得身高八尺，虎背熊腰，力大過人。兩條眉毛又粗又濃，兩只眼睛閃閃發光；頭髮黃中透紫，面色黑如鍋底。生就一個火急性兒，心直口快。看到不平的事，就要挺身而前，與人廝打。鎮上的人，誰都忌他三分。但他對母親非常孝敬，每天一早，就到山上砍柴，換些錢來奉養母親。

當時官府的鹽稅繁重，鹽價昂貴，有些生計無着的漢子，趁此販賣私鹽度日。鎮上那班販賣私鹽的，看見程咬金力氣大，便邀他入伙。他一口答應，就和大伙干起這販賣私鹽的勾當來了。

不料有一日，程咬金和伙伴們正在挑運私鹽，剛巧被一批巡鹽捕快碰上了，雙方毆打起來。程咬金一時性發，掄起扁担，一氣打倒了好幾個捕快。其中一人被他打得腦漿迸流，當場死在地上。

程咬金怕連累別人，就自己跑到官府里去，承認是凶手。結果被判了個長期監禁，關在歷城縣的監牢里。

這樣一連關了三年。適逢隋文帝楊堅去世，次子楊廣繼位，

卽是煬帝，照例大赦天下。程咬金也在被赦之列。

那日開了牢門，犯人們个个喜出望外，紛紛拿了衣物便走。只有程咬金却獨自坐在牢里，一動也不動。牢頭見了，便跑過來吆喝道：

“朝廷大赦，犯人都走盡了，你却賴在這裡干什么？”

程咬金對這批牢頭，早已懷恨在心，聽見“賴在這裡”四字，不禁大怒；伸開五指，一巴掌打過去，把那個牢頭打得頭昏眼花，跌出一丈開外，連爬也爬不起來。

眾牢頭平日知道他的厲害，便跑過來勸解。程咬金道：

“入娘賊！你們平日好威風，動不動欺侮人！~~你們~~我出去，就得請我吃酒；吃得酒醉肉飽，方肯干休。”

牢頭們知道拗他不過，只好到外面打些酒，買些牛肉，請他飽餐一頓，算是向他賠罪。

程咬金這幾年來，酒肉沒進過嘴。當時立即取過酒壺，拿起筷子，像風卷殘雲一般，把酒肉吃得一干二淨。然後立起身，抹抹嘴說道：

“酒肉已經吃完，我要走了。但我這身衣服又破又爛，屁股都露出來了，怎好到外邊去見人？你們可有衣服，拿一套給我穿！”

牢頭們說：“別的衣服可沒有，只有一件孝衣，是白布道袍，一頂孝帽，是麻布頭巾，還閑着。程爺如不嫌棄，我們就去拿來。”

程咬金道：“什麼孝衣不孝衣，我是不忌諱的。你們只管拿來好了。”

當下程咬金就穿了白布道袍，纏了麻布頭巾，邁開大步，走出了牢門。

程咬金一口氣跑回斑鳩嶺家里，拜見了母親。母子二人抱

头痛哭了一场，然后程母对咬金說道：

“兒呵！自从你打死捕快，下在獄中三年，我做娘的十分苦楚。好几次跑到監牢去看你，但那些牢头禁子，就跟虎狼一样，沒有銀錢給他，哪肯放我進監？——每次都被赶了回來。因此做娘的日不能安，夜不能睡，每天替人做些針綫活，勉强糊一張嘴。……如今不知我兒为什么能够得放回家？”

程咬金道：“母親的苦楚，孩兒也都知道。如今换了皇帝，大赦天下，把犯人放了，所以孩兒能够回來。”

程母听了非常高兴，对着程咬金看了又看，不禁流出泪來。

程咬金跑到家里，肚子早已饿了，便对母親說：

“娘，我肚子餓得很，有飯拿來我吃！”

程母嘆气道：“說也可憐，自从你入牢以后，做娘的指头上做得來，每天只吃三頓粥，口里省些下來的，只有五升米，放在床下小甕里，你自去倒出來煮飯吃吧！”

程咬金听說，就把米倒出來，洗好了，放在鍋里煮。等飯煮熟后，一口气吃个精光，还說只吃得半飽。

程母看着，又嘆了一口气，說：

“兒呵！看你这样吃法，如果不掙些銀錢，怎能过得日子？”

程咬金毫不在意地說：“娘，不要焦心！快拿些銀子出來，待孩兒再去販賣私鹽，就有飯吃了。”

程母眼中含泪，緊皺着眉头嘆道：“唉！看你这样大了，还是这么不懂事。做娘的哪里有什么銀子？連銅錢也沒有一个呵！”

程咬金道：“既然沒有銀子，当头总是有的，快拿出來，待孩兒当來做本錢。”

程母道：“做娘的只剩下一条旧布裙，你就拿去当几十个銅錢吧。但切切不要販賣私鹽了，免得再吃官司，害得娘在家担驚受怕。还是拿这錢買些竹子回來，待我做些柴扒，拿去賣了，也

可將就度日。”

程咬金垂着兩手，恭順地答了一聲：“娘說得是。”

程母取出裙子，程咬金雙手接了，就出門向班鳩嶺上走去。嶺上的人見了程咬金，都吃驚道：

“不好了！這頭老虎又出來了！”

那些得罪過他的人慌忙躲進屋里，把門也關了起來。

程咬金不管這些，一直向當舖走去。到了當舖門口，就高聲大叫：

“當銀子的來了！走開，走開！”

程咬金擠出了人叢，便將布裙向櫃台上一扔，騰地跳到櫃台上坐下。大喝道：

“快快當給我！”

當舖內大小朝奉，都吃了一驚。當中一個年老的，認得他是程咬金，連忙賠笑說：

“呵呀！我道是誰，原來是程大爺。恭喜，恭喜！遇赦出來了。小可還沒有登門道賀哩！……不知程大爺要當多少？”

程咬金直截了當地說：“要當一兩銀子！”

那朝奉連忙打開一看，卻是一條又破又舊的布裙；即使是新的，所值也很有限，哪里當得一兩銀子？心中暗想：“不當與他，這斷發起狠來，非同小可；如果當與他，今天也來，明天也來，那如何使得？倒不如做個人情吧！”主意已定，就稱了一兩銀子，雙手捧過來說：

“程大爺，恭喜你出來，小可不曾道喜。——這一兩銀子，就送給程大爺作賀禮。當頭斷不敢收。”

程咬金心里暗暗歡喜，笑道：

“你这个人倒还挺趣！”

說着，接過銀子，拿起布裙，從櫃台上跳了下來，也不道謝，

出了當舖，便一直向竹行走去。

那竹行老板王小二，这时剛在門口点看小河中的竹子，看見程咬金過來，知道他是不好惹的，連忙背轉身朝里面看，假意說：

“你們这班人，吃了飯不干活！——快把这些竹子放齐了。”

話还没有說完，程咬金已奔至后边，登的一腿，將王小二踢倒。王小二連忙爬起來說道：

“是哪个？为啥踢我一交？”

程咬金又打了他一巴掌，罵道：

“入娘賊，你不認得我程大爺么？为什么見了我就背轉身子？快送些竹子給我，我便饒你！”

王小二欺他一个人拿不动多少竹子，便說道：

“我怎不認得你！方才实不曾看見，你休冤枉了人，白白踢我一交，打我一掌。要竹子自己去拿好了。拿得动，就拿兩排去！”

程咬金笑着說：“你欺程大爺拿不动么？我就拿兩排給你看。”

說完，程咬金把銀子銜在口內，將布裙拴在腰間；走到河边，將縛着竹排的索子一拉，背在肩上。接着又提起另一排竹子，用手扯住。“啪啦”“啪啦”地飛跑去了。王小二驚得目瞪口呆，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把三十多根毛竹拖走了。

程咬金拖了兩排毛竹，奔到家門前放下，口內取出銀子。程母出來一看，又驚又喜，說：

“我兒，这許多竹子和这銀子是哪里得來的？”

程咬金笑了一笑，說道：“孩兒拿了裙子，到當舖去当。那朝奉是相識的，知道孩兒遇赦出來，送我一兩銀子作賀，不收当头。这竹子，是一个朋友送我做本錢的。”

程母听了大喜，叫程咬金再去買一把竹刀來。

程咬金就拿那一兩銀子，到鎮上去買了一把竹刀，一担柴，几斗米，又買了些酒肉。回到家中，燒煮起來，吃了个醉飽。

这时天已黑了。程母开始削竹做起柴扒來，叫程咬金先去睡覺。程咬金不肯，說：

“母親辛苦，孩兒怎生睡得着？”

他便陪母親一直坐到四更，等做成了十个柴扒，方才各自安睡。

天还未亮，程母便起床，煮好了飯，叫程咬金起來吃了。程咬金問：

“娘，柴扒要賣多少錢一个？”

程母道：“每个柴扒討价五分，三分就好賣了。”

程咬金答应声“是”，便背了柴扒，一直往市鎮上來。

二 結交尤俊达

程咬金到了市鎮上，揀一处熱鬧的地方，放下柴扒，等待別人來買。

不料一直等到下午，还没有人來問，不免着急起來。心想：“等有体面人走过时，待我一把扯住，不怕他不買！”

主意已定，又等了一会，却仍不見一个人影。看看太陽已經偏西，肚子里早餓得咕嚕嚕直叫。程咬金想道：“还是到酒店里，吃他一頓，再作計較。”便背了柴扒，走進一家酒店，一面放下柴扒，揀一个座位坐了，一面高声嚷道：

“快拿酒菜過來，肚子要餓扁了！”

这家酒店是新搬來的，店主人是老兒和婆子兩個，不認得程咬金。听見呼喚，便暖了一壺酒，切了一盤牛肉，拿到程咬金面

前。程咬金張開大嘴只顧吃，一下子把酒肉吃個干淨。然後抹抹嘴，拿了柴扒，往外便走。老兒道：

“官人吃了酒，酒錢呢？”

程咬金道：“我就住在市鎮的那一头。今天不曾帶錢，明日還你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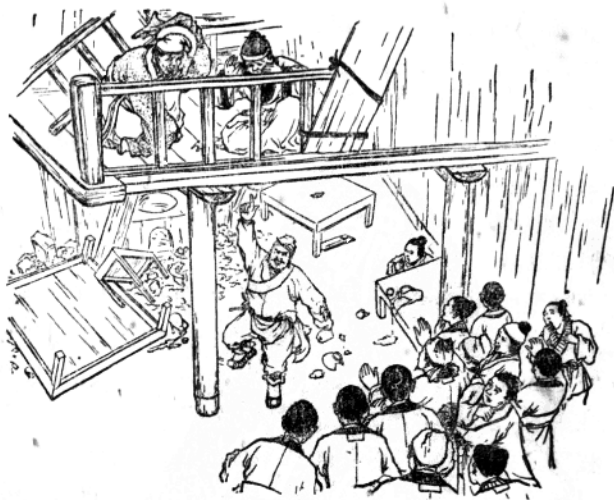
老兒見他是一個賣柴扒的，哪里肯答應！一聲喊，一把抓住程咬金的領口不放。

程咬金還是往前走。“嘩”的一聲，那件白布衫就被扯破了一大塊。

程咬金不覺大怒，回身一個巴掌打去，把那老兒打了個狗吃屎，跌倒在地。

老兒一邊掙扎着爬起來，一邊高聲叫喊：

“哎喲！吃了酒，不給錢，還要打人，真是強盜！……”



那婆子也跟着老兒大声叫喊。程咬金听到“强盜”二字，一时性發，登的一脚，把店里的鍋灶踢翻；再用双手將碗櫃一掀，只听得“嘩唧唧”一陣响，碗蓋物件，一齐磕个粉碎。

老兒、婆子吓慌了，赶快奔到樓上，把扶梯也拖了上去，大叫：

“地方救命！”

程咬金喝了一声：“入娘賊！你們不下來，我就把这間房子打坍！”

說着飛起一脚，正踢在中央屋柱上，踢得整間屋子連晃了几晃，一陣灰塵簌簌落下。

老兒和婆子在樓上臉孔都吓白了，这才高声哀求道：“我的媽呵！爺爺饒命！爺爺饒命！”

街上的人听到吵鬧声，都圍攏來觀看。大家看見程咬金那副震怒的样子，誰敢來劝！

正当这时，忽見一个大漢，分开众人，赶到里面來，叫声：

“好漢息怒，有話好好的說，不必动手！”

程咬金剛举起脚來打算再踢，听到有人叫他，回过头來一看，只見那人身長九尺，面如滿月，头戴綫紫巾，身穿綠战袍，威風凜凜，像是一个好漢。便說道：

“这家伙欺人太甚！好端端地罵人家是强盜，不是仁兄解劝，我就打死了这入娘賊，方消心头之气。”

那好漢問清情由，便叫老兒和婆子放好扶梯下來，向程咬金賠礼；又叫竊丁取出十兩銀子付与老兒，然后对程咬金說：

“仁兄不必生气了。小弟就住在离此不远的武南庄，請仁兄到敝庄一叙，有要事相商，不知可应允么？”

程咬金見那人这般慷慨好义，欣然允諾。

那好漢当即挽了程咬金的手，走出店門。程咬金忽然想起

那十个柴扒，便說：

“我还有十个柴扒留在店里，待我前去拿來。”

那人笑着說：“就賞了这老兒吧！”

程咬金还是恨恨連声地說：“真是太便宜了他！”

兩個人手挽着手，走了約莫半个时辰，來到一座村庄。程咬金抬头一看，只見这里人烟稀少，四周都是高山峻嶺，樹木生得密密叢叢，好一个清幽的所在。

兩人進入庄門，來到堂上。那好漢吩咐家丁，請程咬金到后房用香湯沐浴，換了衣巾，再來見礼。又叫在中堂擺上酒席款待。

不多时，程咬金換了衣巾，整整齐齐，來到中堂，見過礼，分宾主坐定。

那好漢拱手問道：“請問仁兄尊姓大名？家住何处？府上还有何人？”

程咬金道：“小可姓程名咬金，表字知節，班鳩嶺人。自幼喪父，家中只有老母一人。請問仁兄高姓大名？”

那人道：“小弟姓尤，名通，字俊達，从祖上就一直居住这里；向來在外做珠宝生意，近因年荒世乱，盜賊很多，难以行动。今天看見仁兄本領高強，心想跟仁兄合伙買賣珠宝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

程咬金听到这話，突然站將起來，兩手一搖，朝外就走。尤俊達急忙攔住說：

“仁兄为什么話也不說，馬上就走？”

程咬金說：“你真是個傻子！我是个賣柴扒的，哪里有什么本錢，跟你合伙做珠宝生意！”

尤俊達赶忙笑着解釋道：“小弟不要你出本錢，只要你出身气力就好了。”

程咬金奇怪地問：“怎么出身气力？”

尤俊达笑道：“買賣的本錢自有小弟一人來出。只是路上恐怕有坏人行劫，仁兄同去，一路幫助保護，这就叫做出力。待賣了珠寶回來，除本分利，这就叫做合伙了。”

程咬金高興地說：“原來如此。这也使得！”但他轉念一想，忽然又把眉头一皺，兩手亂搖，高叫：

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”

“为什么又使不得了？”

“我母親靠我养活。如今跟你出外做生意，叫她一个人独自在家，如何使得？”

尤俊达恳切地說：“这个不难。只要仁兄今天回去，跟令堂說明白，明天就請她老人家到敝庄來，一同居住好了。”

程咬金听了，把手一拍，高声大笑說：

“妙，妙，妙！如此一來，这合伙生意便做得成了！”

兩人开怀暢飲，直吃到月上东山。程咬金想念母親，辞別要走。尤俊达再三叮囑不可失信；还叫兩個家丁，取了几件衣服首飾，抬了一桌酒，送程咬金回家。

一到家門，程母看見程咬金滿身華麗，好生驚奇，慌忙便問。程咬金便把遇見尤俊达的事，一一說知，程母大喜。

一宿無話。第二天一早，尤俊达便派家丁轎馬到門相請。程母鎖門上轎，程咬金上馬，一起到武南庄來。

尤俊达早就立在門口相迎，同程咬金挽手入內。尤俊达的妻子也出來把程母迎入后堂。內外都擺了酒席替他母子二人接風。

酒过數巡，尤俊达想試一試程咬金的本領，便道：

“如今同仁兄出去做珠寶生意，不久就要動身。只是路上盜賊很多，沒有武藝是不行的，不知仁兄会使哪一种兵器？”

“小弟別的不会，只在往常劈柴的时候，拿起斧头舞舞弄弄，

因此会使几下斧头。不过只是乱舞一通，也不懂得什么路数。”

尤俊达听说，便对程咬金道：

“真凑巧，小弟祖上留下一柄大斧，重六十四斤。久已无人使用，现在就送给仁兄吧。”

说着，就叫家丁从后院抬来一柄大斧。只见这柄大斧，全是浑铁打成，闪闪发光，两边鑄了两个八卦，因此取名八卦宣花斧。

程咬金见了大斧，欢喜得直跳。卷起袖子，伸手接过，就在廳前胡乱舞弄起来，像是舞弄一柄木斧一般，毫不费力。旁边家丁们见了，惊得一齐吐出了舌头。

尤俊达看了一会，心想：“这人气力不小，如果懂得斧法，那更是无人能敌了。”便对程咬金说：

“仁兄真好神力！只是不谙斧法，遇到敌人，未免吃虧。如不嫌棄的话，待我教给仁兄斧法。”

程咬金听了大喜，叫道：

“快快教给我！”

尤俊达便接过斧头，将斧法一路路地教给程咬金。

不料程咬金是一个粗心急躁的人，学了第一路，忘了第二路；学了第二路，又忘了第一路。当日直教到深更，还没有入门。尤俊达无法，只得叫声：

“时候不早了，吃了夜饭睡觉吧！明天再教不迟。”

吃过饭，尤俊达就把程咬金安置在隔壁房里睡了。

程咬金躺在床上，正要入睡，忽然记起日間学习的斧法来，便道：

“待我赶快演习一番，不要忘记了。”

说着，就起来开了门，走到大廳上。只见月光从窗外射入，把大廳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。程咬金拿了宣花斧，正要舞弄。心想只是没有马骑，使来未免太不威风。忽然看见廳上有一条板

凳，便說：“有了，這不是現成的馬么？”便拿了一條繩子，一頭縛在板凳上，一頭縛在自己的頭頸上。兩腳向板凳上一跨，滿廳亂跑，舉起斧頭，上下舞弄起來。

尤俊達正在房里睡覺，只聽得大廳上一片声响，不知出了什么事，慌忙披衣起床。走到廳後門縫里一觀，只見大廳里月光之下，程咬金正在那里騎着板凳，練習斧頭。尤俊達看他舞的比日間大不相同，不禁暗暗歡喜。心想：“這樣苦心練下去，哪有學不成的道理！”便也不來打斷他的興致，一個人悄悄地回去睡覺了。

從此，程咬金日里跟尤俊達學習斧法，夜里就爬起來練習。一連不斷的苦練多時，居然被他練得十分出色。舞將起來，左右前後，一片白光飛舞，連人影也看不見了。

有一天，程咬金正在庭院里舞弄宣花斧。家丁們团团圍住，齊聲叫好。尤俊達聽到叫聲，也過來站在一旁觀看。一邊點頭微笑，一邊也跟着家丁高聲叫好。

程咬金舞罷，放下大斧，說道：

“只是沒有馬騎，使起來不甚威風。”

尤俊達听了，忙道：“這個容易。”便吩咐家丁到後槽將那匹鉄脚驢馬牽來。

不一會，忽聽得一聲馬嘶，程咬金猛的抬頭一看，只見那匹馬，從頭到尾，有一丈長；背高八尺；四足漆黑；滿身毛片，紫紅里夾着青花。端的是一匹千里駒。

當下程咬金大喜，忙從家丁手里接過馬韁。說也奇怪，那馬見了程咬金，就像碰到老主人一般，搖頭擺尾，大聲嘶叫，顯得非常高興。

程咬金更加喜歡，隨手把馬牽到庄外，翻身上馬，加上兩鞭。那馬大吼一聲，四足登開，飛奔而去。程咬金坐在馬上，就像騰雲駕霧一般，一會兒便跑出了數十里地。

三 合伙劫王楨

程咬金勒轉馬頭，歡天喜地的回到武南庄。当天尤俊达便对他說道：

“買賣的事情都已准备妥当了，明天就要动身。只是有一件事，早就想跟仁兄商量，不知仁兄可肯应允？”

“有什么事快說！只是早点动身要紧。路上遇見强盜，也好顯顯俺这柄宣花斧的威風！”

“小弟今天想跟仁兄結拜为異姓兄弟，明日出門，路上也好互相照应……”

程咬金道：“說得有理。”

尤俊达便吩咐家丁在中堂供了香案，兩人結为生死之交。程咬金小兩歲，便拜尤俊达为兄。尤俊达請出程母來，拜为伯母；程咬金請尤俊达妻子出來，拜为嫂嫂。

接着便在武南庄上，大擺筵席，一直吃到晚上。

第二天起來，吃过早茶，程咬金便拿了那柄八卦宣花斧，牽过那匹鉄脚橐駝馬，向尤俊达大叫道：

“大哥，好动身了！”

尤俊达赶忙攔住說：“还早哩！且等晚上动身未迟。”

程咬金道：“白天好跑路，为什么要等晚上？”

尤俊达立即解釋道：“兄弟有所不知。如今天下很不太平，盜賊遍地。我們又是賣珠宝的，日里出門，豈不招人耳目？因此到晚上方可起程。”

程咬金道：“原來如此。”

等到太陽落山，兩人吃過晚飯，尤俊达叫家丁从后院推出六輛車子，上下緊緊盖好。再叫家丁拿出一副青銅盔甲，对程咬金

說道：

“兄弟，快快披挂起來，上馬走路。”

“我們又不上陣打仗，為什麼要披挂？”

“兄弟不在行了。黑夜赶路，最防盜賊，自然要披挂了去。”

程咬金听了，便同尤俊达一齐披挂上馬。兩人护着車子，出后門而去。

走了半个时辰，來到一个去处，地名長叶林，兩边都是高山。程咬金远远望見前边閃着几百盞号灯；走近一看，只見一百多人，各执兵器，一齐跪在地上，大声叫道：

“大小嘍囉迎接大王！”

“哎呀！不好了！强盜來了！”程咬金說着，举起斧头，就要冲殺过去。尤俊达慌忙一把扯住道：

“好兄弟，不瞞你說，这班人不是外人，都是愚兄手下的人。”

程咬金真像丈二金剛摸不着头腦地說：“是大哥手下的人？……”

“現在对你直說了吧！愚兄向來就在这里行劫。近來这生意好久不做了，如今探得当今皇上的叔祖、鎮守登州的淨海大元帅靠山王楊林，因煬帝即位，差遣义子大太保罗芳，二太保薛亮，押解十六万兩銀子，龍衣数百件，路經長叶林，前往長安進貢。今特地請兄弟來做伙計。若能取得这宗財物，你我一世受用不尽。”

程咬金听說，把舌头一伸，叫道：

“原來你是做强盜的，要搶劫皇餉，却騙我說是做生意！这强盜可是做得的么？”

尤俊达激昂地說：“有什么做不得！官府从老百姓那里搜括來的民脂民膏，我們拿他几个使用，再拿些分給窮苦人家，有何不可？”

程咬金听了尤俊达的話，又想起自己过去所受的苦楚，便覺

这强盗委实是做得的，顿时跳起来，大叫道：

“说得有理！擒他入娘贼的，也好消消俺心头的恶气！”

尤俊达听了大喜，便带着众喽囉，一齐上山。转过山口，便见那茂林深处，灯火辉煌，现出几间房舍廳堂。二人走進廳堂，便在交椅上坐了。众喽囉齐來參見。

尤俊达吩咐众喽囉列在兩边，便向程咬金道：

“兄弟，这次行劫，你要‘討帳’，还是要‘觀風’？”

程咬金摸不着头腦地問：“什么叫‘討帳’，什么叫‘觀風’？我一点也不懂。”

尤俊达笑着說：“原來兄弟連咱們行中的暗語都不曉得。大凡我們这一行中的人見礼，叫做‘剪拂’；見了那些要劫的客商，叫做‘風’；來得少，叫做‘小風’，來得多，叫做‘大風’；如果对方厉害，殺不过他們，叫做‘風緊’，后面好來接应。‘觀風’就是出馬行劫；‘討帳’則是看守山寨，問去的人劫得多少。这些暗語，兄弟不可不知。”

程咬金恍然大悟，說道：“原來如此。‘討帳’要守在山寨里，多憋气！就讓我‘觀風’去吧！”

尤俊达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要帶多少人馬前去？”

“不要多人，只叫一个喽囉領路便了。”

尤俊达再三叮嚀道：“也好，兄弟先走。愚兄率領人馬在后接应。不过兄弟第一次出馬，須要特別小心！”

“知道了！”程咬金一边答应，一边吩咐引路喽囉領，一直來到長叶林西路口，埋伏在旁边的樹林里。

程咬金提着斧头，兩眼死死地盯着路口。等了許久，还听不見一点声息。看看紅日东升，照得大地一片金黃。程咬金心里好生焦躁。不觉罵道：

“入娘贼！莫不是知道俺程大王在此，就不敢來了？”